



**APPLICATIVE AND
CAUSATIVE SYNCRETISM
IN SINITIC LANGUAGES:**

A CROSSLINGUISTIC VIEW

Hilary Chappell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HESS-CRLAO,
Paris**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2023年11月30日

汉语施用与致使类并： 跨语言视角

曹茜蕾
香港中文大學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Crosslinguistic view

- 在世界语言中，有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即施用形态和致使形态是相同的。
- 尽管如此，在从句层面形成的语法结构涉及不同的动词类。
- 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美洲和大洋洲得到了证实。
- 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专门针对这种模式。

Objectives

在标准普通话双及物结构中，**动词=GEI** 通常与转移动词一起使用：

他**送给**老师一束花。但是：

Tā sòng-gei lǎoshī yī-sù huā ?

‘He gave the teacher a bouquet
of flowers.’

?他**烤给**老师一个蛋糕。

Tā kǎo-gei lǎoshī yī-ge dàngāo

?‘He baked a cake for the teacher.’

相比之下，在兰银、中原官话和一些晋语方言中，可以看到**动词=GEI** 对更大的一组意志动词的惊人扩展，包括“改正”、“扫”、“刻”、“烤”等。

甘沟话

(i) 甘沟语中动词“给予”的词汇用法、词缀的应用用法

V **x** **ni-ha** **fu** **yi- pən** **kei-liao.**

1SG 2SG-ACC/DAT book one-CLF **give**-PFV

我你哈书一本书了。

(Zhu et al 1997: 444)

(ii) **=GEI**词缀的施用用法:

ata **ai-tcia** **tʂʌ** **vava-a** **cinli** **ʂouʂʌ-kei-tʂʌ** **li**

father 3P MOD son-DAT luggage pack-**give**-PROG
PRT

阿大暖傢的娃娃啊行李收拾给着哩。(Yang 2014: 231)

- **附缀=GEI** 的这个新功能对应于一个增元的 **applicative** 施用功能。
- 重要的是，在一些北方方言中，**V=GEI** 的致使使用法可以被识别出来。
- 我认为：
 - (i) **V=GEI**_{施用} 的施用扩展是从一个在偏爱连动结构的亚洲语言中常见的双及物基础上启动的（Creissels 2014）。
 - (ii) **V = GEI**_{致使} 重新分析为致使标记重是通过与施用结构的类推而发展起来的。

- 这种发展让人想起一些（和汉语）没有任何关联的语言中的类似情况，比如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土著语言等。
- 从施用如何发展出致使结构成了本次演讲的主要部分.

Contents 内容

1. 简介
2. 西北方言中的施用和致使结构标记的类并
3. 澳大利亚一些土著语言中施用与致使的类并
4. 两个竞争性的假说
5. 结语



PART I: 第一部分

简介

DEFINITION OF APPLICATIVIZATION

施用化的定义

- 在有关该主题的早期研究中，施用化 (applicativization) 被视为一种增加论元的方式：
- 在施用操作中，**斜格**成分被提升为**直接宾语角色**，与操作前的基本句法结构形成对比。
- 至关重要的是，动词上有**显性**的施用标记。

传统的分析： 直宾的提升

印尼语 （南岛语系）

(i) 一般主—动—宾句

Ali	mem-buka	pintu	[untuk	guru]
(名)	及物—开	门	给	老师

‘阿里为/替老师开门。’

(ii) 施用结构

Ali	mem-buka-kan	guru	pintu
(名)	及物—开—施用	老师	门

直义： ‘阿里开给老师门。’

（资料来自J.J. Sung 2001:192）

Creissels 和 Basséne 对分析的进一步完善 (2022)

- 尽管**受益施用**是施用结构最常见的次类，但 Creissels (即将出版)， Creissels 和 Basséne (2022) 对施用的重新定义涵盖了更广泛的施用现象。他们的分析是：
- 施用结构中的施用短语 (« applicative phrase ») 必须编码除施事或主语之外的角色。


Creissels (即将出版) , Creissels 和 Basséne (2022)

- 这将是**一个非施事角色(non-agentive role)**, 同时它必须接受与其在初始结构中的角色不同的编码, (包括根本没有标记)。
- 因此, 根据这个定义, 一系列句法角色都可能成为施用短语, 包括充当直接宾语(受事)的名词或充当斜格的名词(与格、受益格、工具格、受事的领有者.....)。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pplicatives 施用标记的地理分布

Creissels (2010 :40) 和 Polinsky (2013) 指出施用结构在以下区域和语系中得到了证实:

- (i) 西非的班图语（尼日尔-刚果）；大西洋语言
(West Africa: Bantu (Niger-Congo) and Atlantic languages)
- (ii) 用连动式的东南亚语言 (serializing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 (iii) 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 (iv) 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南岛语系
(Western Pacific languages of New Guinea)
- (iv) 萨利希语（北美）；中美洲的玛雅语和乌托-阿兹特克语
(Salish (North America); Mayan and Uto-Aztecan languages of Meso-America)



PART II: 第二部分

西北方言中的施用和致使结构标记 的类并

Northwestern China & the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中国西北 & 青海-甘肃语言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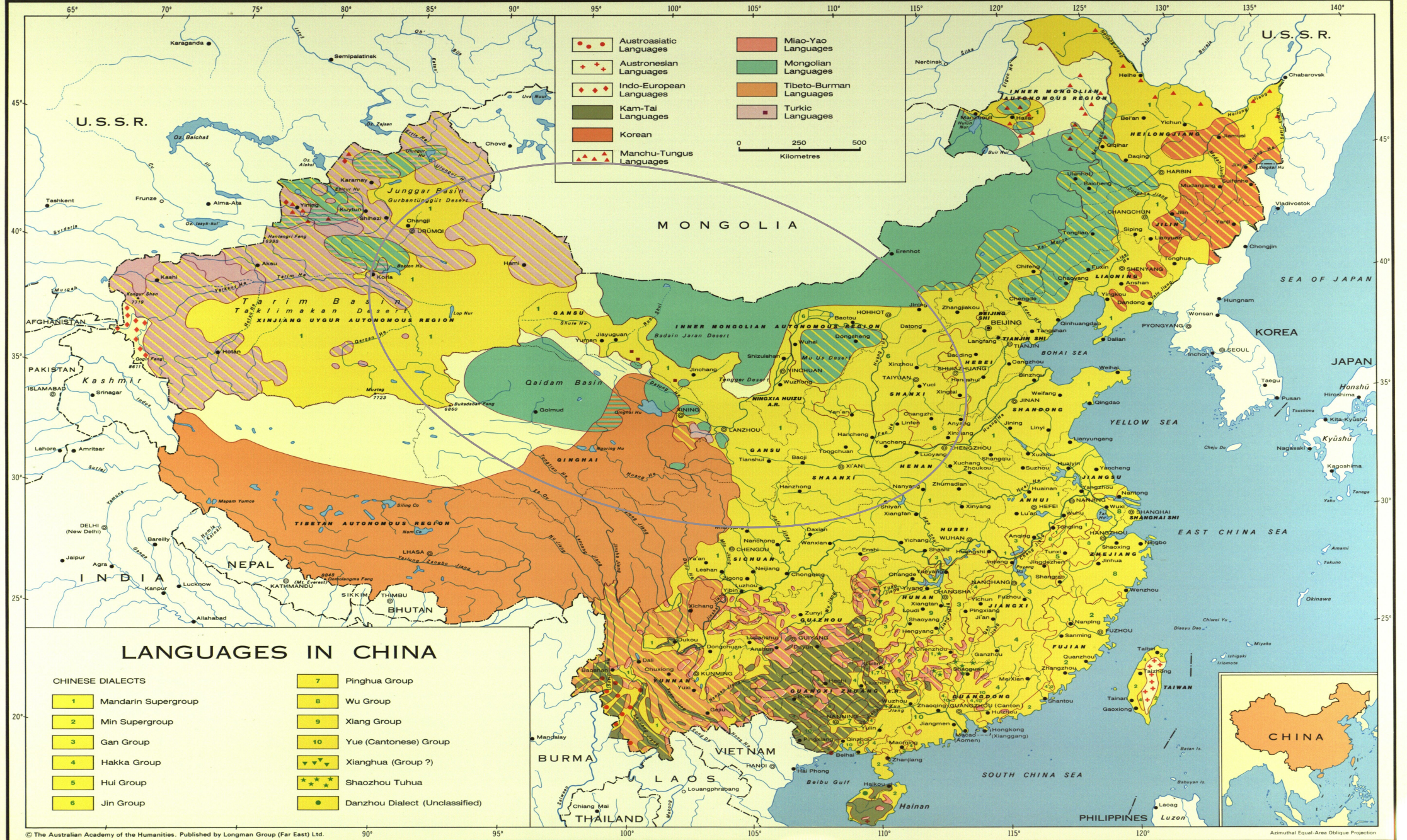
- 兰银和中原地区的官话形成了一个横跨甘肃和青海两省边界的小语群。在与突厥语、蒙古语和藏语长期接触的影响下，它们的演变与其他官话方言区有了相当大的差异。
- 这些语言包括甘沟话、临夏话、唐汪话、五屯话等以及新疆，宁夏的官话，还有山西的一些晋语方言。
- 关于这个语言接触和趋同的精彩案例，有大量的文献。

“=给”的施用使用范围

Extent of the applicative use of =*gei*

这些语言的格系统、体标记和非典型的 **主-宾-动** SOV 语序，以及动词“给”在该语言区域的许多功能已被广泛描述，但很少作为“施用标记”进行描述。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杨永龙 (2014)、Djamouri 罗端(2015)，最近在 赵绿源 (2021) 中也详细讨论了该主题。

然而，“给予”施用标记不仅仅是甘青区域的一个特点。它们的使用范围从新疆西北部的乌鲁木齐话延伸到青海的西宁话，再到甘肃东南部的兰州话，到宁夏的银川话，在邻近的内蒙古，甚至远至山西省的晋语，如太原话。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Miao-Yao Languages
	Austronesian Languages		Mongolian Languages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ibeto-Burman Languages
	Kam-Tai Languages		Turkic Languages
	Korean		
	Manchu-Tungus Languages		

LANGUAGES IN CHINA

CHINESE DIALECTS	
	1 Mandarin Supergroup
	2 Min Supergroup
	3 Gan Group
	4 Hakka Group
	5 Hui Group
	6 Jin Group
	7 Pinghua Group
	8 Wu Group
	9 Xiang Group
	10 Yue (Cantonese) Group
	Xianghua (Group ?)
	Shaozhou Tuhua
	Danzhou Dialect (Unclassified)

Languages in survey

语言的调查范围

甘肃 GANSU

Lanzhou

Tianshui

Tianzhu

Minqin

Tangwang

Linxia

兰州

天水

天祝

民勤

唐汪

临夏

青海 QINGHAI

Gangou

Wutun

Xining

Zhoutun

Liutun

甘沟

五屯

西宁

周屯

刘屯

新疆 XINJIANG

Urumqi

Dungan

乌鲁木齐

東干語

宁夏 NINGXIA

Yinchuan

Pingluo

Tongxin

银川

平罗

同心

山西 SHANXI

Taiyuan (Jin Chinese)

Pingding (Jin Chinese)

Xinjiang (Jin Chinese)

太原

平定

新绛

河南 HENAN

Linzhou (Jin Chinese)

林州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western applicatives 西北方言施用的显著特征

- 在这一区域，**后缀“=给”** 的施用功能惊人地扩展到更广泛的动词类。
- 主要区别在于任何意志类动词，以及不及物动词和动词“给”本身都可以后附后缀“**=给**”（在标准普通话中这是不可能的）。
- 在某些语言中，还有一个形态句法约束，要求**间宾**位于动词之前，并且**间宾**由格后缀**-ha/-xa**标记。
- 在大多数这些方言中，有关的后缀似乎与普通话“给”同源，尽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参见宋金兰 1991, 朱等1997, 趙2019, 即将出版，关于蒙古语的影响）。

Typologically-based survey: data 基于类型学的调查：数据

- 在下一部分中，我将展示来自中国西北官话方言的语料数据。
- 我的调查中包含的语言是那些对“=给”作为**施用标记**的使用有一些例句和描述的语言。
- 为了开拓这一研究前沿，我们可以对这个有趣的话题进行广泛的概述，因为该施用模式在这个语言区域反复出现，而且幸运的是，大多数作者列出了可以后附“=给”的一系列动词。

2.1. Zhoutun 周屯话: ki = 给

(i) 双及物动词 [ki] 『给』

ŋɣ kua fu i pɿ̃ ki lɔ.
我 郭啊_他书 一 本 给 了。

‘我给了她一本书。’

(ii) 修饰及物动词的施用标记 [ki]

tɕaçi ylĩ xa iɕã tshu-ki.
扎西 玉林 哈 衣裳 取给。

‘扎西为玉林拿了一件外套。’

kua = 第三人称的宾格/与格形式; 哈 = 宾格/与格标记

(资料来自 Zhou Chenlei 2019: 431-432)

周屯话: **ki** = ‘给’ 的致使用法

Intransitive verb ‘to stand’ 杵 **tshuɣ**

tchĩ iɯ=a tɔ=kɪ ʂi, niãtsi u=tʂɣ,
oil=ACC pour=ACH when wick say=PROG

miãxua=a tshuɣ=xã=lɔ ʂi, mɪiɯ-li **tʂuɣ=kɪ=lɔ=tʂɣ.**
cotton=ACC light=COMP=PFV when oil=LOC **stand=CAUS=PFV=PROG**

清油啊倒给时，捻子说着，棉花啊着上了时，煤油里杵给了着。

« When the clear oil was poured, we lit the cotton that is used to make the wick and **put it** into the oil. » Zhou (2019:143) « The past life in Zhoutun » text

2.2. 西宁话 的施用用法

Xining 西宁话

电影票给他**买给**霎?

‘Are you buying a film ticket for him?’

我给你**打给**一件毛衣。

‘I’m knitting a sweater for you.’

阿妈给客人把饭**做给**了。

‘Mother made a meal for the guest.’

Xining applicative uses

Standard Mandarin 普通话

给他买不买电影票?

我**给你**织件毛衣。

妈**给客人**把饭做好了。

(Song 1990: 47)

2.2. 西宁话V-**给**的致使用法

Xining causative uses

Xining 西宁话

他想说了就**说给**。

Tā xiǎng shuōle jiù **shuō-gěi**.

‘Let him say what he wants to say!’ ba!

他哈回**来给**。

Tā hā **huílái-gěi**.

Let him come back!

这个书给我**看给**一挂。

Zhège shū gěi wǒ **kàn-gěi** yī guà.

‘Let me read this book.’

Standard Mandarin 普通话

他想说就让他说吧!

Tā xiǎng shuō jiù ràng tā shuō

让他回来吧!

Ràng tā huílái ba!

这本书让我看看。

Zhè běn shū ràng wǒ kàn kàn

(Song 1990: 47)

2.3. Lanzhou Mandarin 兰州话

在兰州话中，与标准汉语相比，附缀 =kw “给” 的使用同样非常广泛： $fx^{13} = kw$ “说给”， $io^{13} = kw$ “要给”， $k'ɣ^{13} = kw$ “刻给”， $tɕɿ^{13} = kw$ “指出给”。 Examples from Wang & Wang

附缀 =kw 甚至可以与动词“给”本身一起使用。

la⁵¹ pa¹³ ye¹³tɕ'ɿ kw¹³ vɣ⁴⁴ kw¹³ = kw lo.
他 把 钥匙 向_{<给} 我 给 = 施用_{<给} 体标记

“他把钥匙给我。”

2.3. 兰州话的施用用法 Lanzhou Mandarin

位于动词前的状语中的间宾是强制性的，
由介词 **kw** “给” 引入：

lɔ⁴⁴ ʂɿ⁵³fu *(kw¹³ vɿ⁴⁴) k'ɿ¹³- kw kɿ¹³ tʂɔŋ⁵³tsɿ.
老 师傅 向_{<给} 我 刻一施用_{<给} 量 印章
“老师傅为我刻了一个印章。”

这个事情我就给你**靠给**了哦

‘This matter, I’m entrusting it to you.’

(数据来自Jia Ying 2016: 164)

2.3. 兰州话 致使的用法

Lanzhou causative examples

乘客： 师傅买票！我要下车了！

司机对售票员： 那人家就下呢， 快些**买给**吵。

‘（你）快点使他买上（车票）呀。’

‘Hurry up and have him buy the ticket.’

药亮下了， 快些**喝给**。

（你快些叫某人喝。）

‘The medicine has cooled down, hurry up and have (the person) drink it.’

(例子来自王森和王毅 2003:213)

2.4. Dungan新疆东干语施用语与致使的用法 Data from Sami Honsalenko, Helsinki University (pers.comm.)

你给我把吃的不舀**给**吗？

nì *kə = və* *pa = tʃ^hə = ti* *pə* *jò = kə = ma?*
2SG DAT=1SG ACC=eat=NOM NEG scoop=**BEN**=Q
'Don't you give me some food?' (recorded conversation)

你给我也买**给**，你买啥呢。

nì *kə = və* *jà* *mè = kə,* *nì* *mè* *sā = ni.*
2SG DAT=1SG also buy=**BEN** 2SG buy what=PROSP
'Buy also for me too what you buy for yourself.' (constructed)

你给我看**给**哪个丫头去呢。

nì *kə = və* *k^hān = kə* *nà = kə* *ját^hu* *tɕ^hī = ni.*
2SG DAT=1SG see=CAUS which=CLF girl go=PROSP
'Show me which girl will go.' (constructed)

BEN = BENEFACTIVE APPLICATIVE 施用标记

2.5. Tangwang Mandarin, Gansu 甘肃唐汪话

Djamouri (2015: 261) 独立描述了在 唐汪话 中动词 ‘给’ =ki 施用功能的类似现象，并注意到在这个施用功能中，宾格/与格后缀 -xa ‘哈’ 必须和 =ki 一起使用。 =ki 对于转移动词不是必须的，同时它也可以和其自身的动词形式搭配使用：

Mεtə	nə-*(xa)	jā-*(xa)	ki-(=ki)-tʂε
(名)	他-宾/与格	羊-宾/与格	给-(施用)-体标记

‘麦德那*(哈) 羊 *(哈) 给(给)寨。’ = “Mεtə把羊给了他。”

(Djamouri 2015:261)

2.5.1. Tangwang applicatives 唐汪话的施用标记

正如在甘沟话中一样，**=ki** 可以与非转移动词一起使用，例如 **tsu** ‘做’，**tʂhɿ** ‘吃’ 或 **wẽ** ‘绾’。可以预见，在这种情况下，**=ki** 成为强制后缀。

下一个例子使用动词“烤”和施用标记。

wɔ	nə- a	jãzɰ-xa	thẽ-la	khi =ki -tʂɛ
我	他-宾/与格	羊肉-宾/与格	煤-工具格	烤-施用-体标记

“我用煤**给他**烤羊肉。” (Djamouri 2015:257)

2.5.2. Causative of a labile verb in Tangwang 唐汪话中歧价动词的致使化

(158)	哎!	老汉哈	做给	两	碗	是就,	吃给	是就,
	ɛ	lɔxẽ-xa	tsuki	lã	wẽ	ʂɿtɕʰɤ	tɕʰɿ-ki	ʂɿtɕʰɤ
	Euh	homme ⁹² -BEN	faire-CAUS	deux	bol	alors	manger-CAUS	alors
	哈哈底	高兴着,	弄哈寮	满。				
	xaxatci	kɔtɕĩ-tɕə	nũxa-lʷ	mẽ				
	ONOM-SUB	content-SUB _v	faire-RES-PERF	PF				

‘Lorsqu’elle faisait au brave homme deux bols de pâtes de farine de blé, et qu’elle les **lui donnait à manger**, il était aux anges...’

‘When she made the good man two bowls of wheat flour noodles and **fed** them to him, he was ecstatic...’

Data from Djamouri (2022:33-34) *Récit en tangwang glosé et annoté* hal-03514315

唐汪话中不及物动词的致使化

wɣ nə-xa lɛ-ki-ljo.

我那哈来给寮。

1SG 3SG-XA come-CAUS-PERF

‘I brought him.’ (‘I made him come.’) (Djamouri 2015:262)

2.6. 青海的甘沟话 的施用用法 Gangou Mandarin, Qinghai

甘沟话与蒙古语，也与土族语 (Monguor/Mangghuer) 有密切联系 (Zhu 等1997: 434)。它显示了该区域的典型 SOV 语序和格标记。

杨永龙 (2014: 232) 观察到，甘沟话的 =kei 跟在句末位置的主要动词后，具有施用功能。他将其视为动词后缀，并指出它与动词“给”具有相同的形式。

ni	vɣ-a	tʂɿ-pən	fu	k ^h an=kei.
你	1人-宾/与	这-量	书	看=施用<给

你我啊这本书看给。 (= ‘你替我看这本书’)

(杨永龙 2014 :232)

2.6.1. 甘沟话的使用结构

杨(2014: 232) 指出 **N-ha ...V=gei** 结构是一个施用结构。他把它叫做增元构式，并举例说明了 **N-ha** 可能承担的不同语义角色，包括与格、受益、替代（代表）和听话者。

请看下面的带受益 / 替代施用意义的例句：

ata	ai-tcia	tʂɿ	vava-a	cinli	ʂouʂɿ=kei-tʂɿ	li
爸爸	他们	的	儿子-与/宾格	行李	收拾=给-进行	语气词

‘阿大暖傢的娃娃啊行李收拾给着哩。’

(= ‘爸爸为 / 替儿子收拾行李。’)

2.6.2 甘沟话的致使后缀

甘沟话中 **-gei** 也能用作致使标记:

Ai, Laotian,	kuo	duo-xiar	ha-lai= gei
哎! 老天	再	多些	下来- 致使

“哎，老天，再送一些下来。”

Nege	you-bingzi	re-zhi	liar-ren-ha	tang-si-guo= gei -liao
那一量	油饼	烫-从句标记	两人-宾格	烫死-加强- 致使 -完成

-PERF

“因为那两个煎饼太烫了，把（她们的）父母给烧死了。”

(数据来自Zhu Yongzhong 等1997: 438-439)

甘沟话强制致使结构 Gangou coercive causatives

赵绿源 (2021) 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甘沟话中 **V=给** 的致使使用法。她指出，以不及物动词为基础的派生类型是最常见的，并且是高效的。

►从语义上来看，它们属于强制(coercive)或使令(directive)致使结构，包含操控 (manipulation) (参见 Shibatani 和 Pardeshi 2002)。

kou	sɿ-tiau	liau.	⇔	t ^h a kou-a	sɿ-tiau- kei	liau
狗	死-掉	完成	⇔	他 狗=宾格	死-掉- 致使	完成
‘The dog died.’			⇔	‘S/He caused the dog to die.’		
‘狗死掉了。’					‘他狗啊死掉 给 了。’	
					(她导致狗死了)	

(数据来自赵绿源 2019 :216)

甘沟话的致使结构 Gangou causatives

- 不及物动词类还包括谓形容词，例如“快乐”、“愤怒”、“担心”、“饱”和“干”。
- 相比之下，赵 (2021) 解释说，不及物动词的致使化 (causativization) 在强制意义下不太可能，但在表示允许性“让”的解读中是可能的。
- 不过后一种类型也不是很常见，大多数例子都是变价 (labile)/歧价 (ambitransitive) 动词：“喝”、“吃”、“睡”，“唱”，但也有一些非作格动词：“来”，“出去”。

lauʃɿ

老师

meimei-xa

妹妹—宾/与格

gə

歌

tʃ^haŋ-kei

唱—**致使/施用**

tʃɿ

语气词

‘老师妹妹啊歌唱给着。’

致使意义: “老师让女孩唱（一首歌）。”

施用意义: “老师为 / 替女孩唱了一首歌。”

(数据来自赵绿源 2019: 219)

V-GEI constructions with labile verbs 带歧价动词的V=给结构

唐汪话： (Djamouri 2022:33)

(164) 哎！ 就弄着 吃给寨。
ε tɕʰnũ-tɕə tɕʰɿ-ki-tɕε。
Euh alors manger-CAUS-IMPF

C'est ainsi qu'elle leur en faisait manger.

哎！ 就那样给他们做饭吃呢。

兰州话：

公司招人这呢， 一天吃给， 住给， 还给着十块工钱。

‘When the company recruits people, they provide food and housing for them for a day, and they also pay ten yuan in wages.’ (Jia Ying 2017:166)

小結

- 这项小型调查揭示了汉语方言在施用附綴方面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域划分。
- 在标准普通话中，**动词=给** 的使用主要限于转移动词以及一类一旦用于这种结构，就会被解释为表示向**间宾**方向转移的动词，例如“卖”、“扔”、“写”。
- 自治区将**动词=给**的使用扩展到了更宽泛的意志动词。本质上这种动词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转移，包括
- “印章”、“走”、“烤”、“跑”、“唱”、“吃”、“砍”、“准备”，‘安排’ 等动词

- 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其中六种方言的数据，其中施用标记已经扩展到了致使用法。
- 其他语言的施用和致使标记是第 3 部分的主题。

PART III: 第三部分

澳大利亚一些土著语言中施用与致使
的类并

CAUSATIVE AND APPLICATIVE SYNCRETISM IN
SOME AUSTRALIAN LANGUAGES

Causative and applicative markers in other languages

其他语言中的致使与施用标记

- 在许多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没有双及物动词，只有单及物和不及物类。所以需要不同的策略来增加论元。对于不及物动词，有一个分裂，这与我们对西北方言的考察有关。
- 我们在澳大利亚和美洲土著语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描述非控制性的状态(non-control state)和非控制性的位置(non-control location)的动词通常是由及物化后缀 (transitivizer) 来表达致使的。根据语言的不同，使用相同或不同的及物化后缀来 施用化 意志动词。
- 两种语义类型之间的区别可能有点不稳定，但总体来说，这个概括是成立的。

某些澳大利亚语言的情况

在 17 种澳大利亚语言的样本中，Austin (1997)根据使用的及物化标记对以下不及物动词进行了分类：

A 形动词（基本上非宾格动词 unaccusative verbs）：

跌倒、爆裂、分裂、燃烧、死亡、淹死、沉浸、封闭、害怕、快乐、生病

（换句话说都是描述状态变化、不受控制的位置或者内部状态的动词）

B 型动词（基本上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 verbs）：

笑、哭、玩、来、去、坐、说谎、说话、呼叫、进入、跳

B 型动词（基本上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 verbs）：

笑、哭、玩、来、去、坐、说谎、说话、呼叫、进入、跳

在某些澳洲语言中，这两个功能可能使用一个词缀：

根据动词类别‘非宾格’或‘非作格’，词缀形成**致使结构**或构成**施用结构**。

澳洲Pitta-Pitta 語 -la- 標記

Pitta-Pitta (Blake 1979, cited in Austin 1997)

a.	causative -la-	致使功能		
	<i>kathi-</i>	'to climb up'	<i>kathi-la-</i>	'to put up'
	<i>kurra-</i>	'to fall'	<i>kurra-la-</i>	'to drop'
	<i>tharka-</i>	'to stand'	<i>tharka-la-</i>	'to stand it up'
	<i>yanthi-</i>	'to burn'	<i>yanthi-la-</i>	'to burn it up'
b.	applied -la-	施用功能		
	<i>mirnti-</i>	'to play'	<i>mirnti-la-</i>	'to play with'
	<i>tiwa-</i>	'to be jealous'	<i>tiwa-la-</i>	'to be jealous of'
	<i>wiya-</i>	'to laugh'	<i>wiya-la-</i>	'to laugh at'

非宾格动词 + 词缀 > 致使功能

爬上	放在上面
落下	掉（东西）
站	使某事站起来
燃烧	烧掉

非作格动词 + 词缀 > 施用功能

玩	和某人玩
眼红	嫉妒某人
笑	嘲笑某人



PART IV.
第四部分

两个竞争性的假说

PART 4:
TWO COMPETING HYPOTHESES

Causative and applicative syncretism 致使与施用的类并

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Shibatani 和 Pardeshi (2002:116) 指出“在相当多的语言中，致使语素与引入伴随、工具或受益论元的施用功能相关”。他们参考了 Austin 对澳大利亚语言的研究，在他调查的17种语言中，该研究也显示出相似的及物后缀的施用和致使功能相互关联。

►他们的观点现在在类型学中被普遍接受。

Shibatani 和 Pardeshi (2002:116) 引用了美国土著语言 Hualapai 中的一个类似的例子，其中施用和致使与不同的动词类别相关。

后缀 **-wo~-ò** 在 Hualapai 语中同时用于**受益施用**和**致使标记**，其结构意义由动词类决定：

Hualapai语 (Yuman语系, 阿里索纳)

(i) 用于意志动词的**施用标记**: “唱”、“工作”、“创作”、“告诉”

(ii) 与用于状态动词和情感动词的**致使**对比:

“愤怒”、“卑鄙”、“哭泣”。

a. ‘生气’的**致使化**:

bos nya nyi-háda-chwà-nyi-miye:-**wo**-k-wi

猫 我 关系句标记-宠物 — 主语—3/1-是/生气: **致使**-3-助动词

“我的猫**让**我生气。”

b. ‘做’的**施用化**:

nya-ch he’ nyi-yo:v-**ò**-wi-ny

我—主语 衣服—1/2-做-**施用**-助动词-过去时

“我**给你**做了一件衣服。”

Shibatani 和 Pardeshi (2002)

与Austin 不同, Shibatani 和 Pardeshi (2002:119) 提出, 是它们的 **协同致使类型 (=sociative causative)** 而不是动词类为受益、伴随和工具的施用意义奠定了基础。对于受益施用 (benefactive applicative), 他们将来源视为协同致使的辅助受益意义 (assisted benefactive meaning)。

协同致使下的共同参与可以导致发展为

- | | |
|--------------|--------------------------|
| (i) 伴随施用标记 | comitative applicative |
| (ii) 工具施用标记 | instrumental applicative |
| (iii) 受益施用标记 | benefactive applicative |

请看下面的例子:

Sociative causative > Benefactive, Instrumental and comitative applicatives
协同致使 > 受益, 工具, 伴随使用意义

(i) 协同致使 > 受益施用

Sociative causative > **Benefactive applicative**

Svan (Kartvelian, Georgia) (乔治亚州, 卡特维利安语)

xakwter-nun-e

“ (她/他) 帮助 (某人) 偷窃 ” > “ 她**为某人**偷窃 ”

(Shibatani & Pardeshi 2002 :119)

这是他们对重新分析的假设。

(ii) Sociative causative > comitative applicative

协同致使 > 伴随施用

日语 (Japonic)

协同致使：

Hahaoya-ga kodomo-o asoba-**se**-te i-ru

母亲—主格 孩子—宾格 玩—**致使**—连词 是—现在时

‘母亲通过和她玩耍来让孩子玩耍。’

作为伴随施用的基础：

asoba-**seru**

伴随施用：‘我和他一起玩’ ‘I play **with** her’

Shibatani & Pardeshi (2002: 100)

Shibatani 和 Pardeshi 得出结论，在他们看来，**致使/施用**类并不仅与协同致使有关，而且与词缀高度语法化性质的压力有关（2002：121）。

= 他們的立场是施用化是一种高度形态化的手续。

他们认为这可以解释指令和强制类型的致使结构容易被解读为施用结构。

显然，Austin (1997) 和 Shibatani 与 Pardeshi (2002) 对**致使**和**施用**结构的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我也不支持在汉语语境中使用 Shibatani 和 Pardeshi (2002) 的分析。

南美一些语言的情况

- Guillaume 和 Rose (2010)在对南美洲语言的协同致使结构进行研究时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
- 雅拉瓦拉语(Jalawara)、普马里语(Paumarí)、伊纳语(Yine)、西古阿尼语(Sikuani)、莫维马语(Movima)以及于拉卡来语(Yurakare) 这六种语言的协同致使明显是从表达施用功能的标记重新分析而来。
- 以下是Guillaume和Rose从西古阿尼语中引用的两个例子：

Sikuani 西古阿尼语 (Guahibo, Colombia)

译自 Guillaume & Rose (2010:393)

用于及物动词的工具施用 **-ka-**

(i) Mahalu computadora Ø-**ka**-yakina-Ø baharpaliwaisinanü. 。

Mahalu 电脑

3宾-施用-刻-3主

这些.故事

‘Mahalu 用 电脑写了这些故事。’

用于非及物动词的协同致使 **-ka-**

(ii) Kuwainü Ø-**ka**-nawiata-Ø pihawa.

上帝

3-协同致使-回去-3主

他的妻子

‘上帝把他的妻子带回了家。’

解读：

- 根据他们的解释，在(i)中，工具通过施用化被提升为直接宾语；
- 而在(ii)中，上帝通过和“妻子”一起回家来让“妻子”回家。
- 此外，致使与施用之间的歧义也出现在意志动词中，包括位移动词在内。 请看下面Machiguenga的例子。

Machiguenga

No-panki-t-**ag**-ak-e-ri

1-plant-EP-**CAUS/COMIT.APP**-PERFV-NON.FUT-3SG.MASC

致使用法: 我叫他栽秧。

‘I ordered him to plant.’

施用用法: 我跟他一起栽秧。

‘I planted with him.’

Guillaume 和 Rose (2010: 394)

这是**歧价动词**的另一个例子。

- 同样，我们在许多班图语，如基尼亚卢旺达语 (Kinyarwanda) (Kyle, 2017); 南岛语，包括爪哇语 (Hemmings, 2017); 以及印尼语(Cole和Son, 2004)中也发现了**施用**标记和**致使**标记的类并现象。
- 这些语言与我们报道的北方汉语类似，施用或致使的解读**与动词类有关**。
- 最后，我们将在下一个小节中论证
- 在西北汉语方言中也是从施用发展出致使用法。

第一个论点：

- 给予动词发展为**施用**标记或**致使**标记在中国西北的很多方言中很明显，可能与澳大利亚和南美洲语言的情况相似。
- 根据Shibatani(2002)提出的一般原则，以调查的澳大利亚语言为例，**致使用法**主要适用于不可控的非及物动词，如“**开心**”、“**死亡**”、“**跌倒**”。

非宾格性假说

- 正如 Shibatani (2002:4)所指出的，跨语言的致使词缀在不及物动词中比在及物动词中使用更频繁，而且他进一步声称，这个致使词缀几乎不可能只用于及物动词。
- 他还引用了Permuter(1978)的非宾格性假说(unaccusativity hypothesis)，该假说同样认为非宾格动词比非作格动词更容易被致使化。
- 所有这些特征在一些西北方言中(如甘沟方言，参考赵绿原(2021)的精辟描述) 也有明显体现。

第二个论点：跨语言的角度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 将给予动词语法化为致使动词是跨语言的常见途径，特别是在西非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 在亚洲语言区域，来自“给予”的**致使动词**属于允许性类型 permissive causatives，出现在连动式的**V1 槽**中，这和**施用标记**不同，**施用标记**通常是从**V2**位置派生而来的附缀。

GIVE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连动式中的给予动词

给予动词 > 分析型允许性致使动词

NP _{施事者}	V _{给予}	NP _{接受者}	X		
NP _{致使者}	V ₁ 让	NP _{被致使者}	V ₂	X	

泰语

hâj = ‘给’，受益助词，目的标记，致使动词

mê: *hây* *lû:k* *kin* *khənǒm*.

妈妈 给 孩子 吃 糖

‘妈妈让孩子吃糖.’ (Jenny 2015)

汉语方言中也很普遍:

宜春话 （赣语） Yichun Gan

➤以江西西北部的宜春方言为例，用给予动词（下例中的“把”）表达允让致使，这在汉语中也非常常见。

(i) 渠妈妈把渠到外面耍。

=他妈妈让他到外面玩。(译自Li, 2018:221)

➤显然，这和施用标记不同。如同大量的例子显示，施用标记通常是从 V_2 位置派生而来的附缀。

第三个论点：施用用法的分布

- 事实上，汉语方言中沒有具有致使功能但不具有施用功能的这种形态标记。
- 相比之下，许多方言的施用标记源于 **给与动词**，但尚未形成致使用法。
- 即只有 **施用**作用，没有**致使**功能。普通话属于这一类。
- 除了官话之外，华中地区也有许多‘过渡’方言属于这一类：请参阅以下例句：

湖南方言 (Y.Wu 2009:63)

绥宁话:

□[送把]我一支笔。

tɕi³³ [son⁵¹-pa⁵⁵] ŋo⁵⁵ i⁵⁵- tɕi⁵⁵ pi²⁴.

辰溪话:

送咯(<過)他一支管笔。

səw³²⁴-ka³¹ t'a⁴⁴ i²¹³ kue³¹ pi²¹³

宜春话 (赣语, 江西) X.P. Li (2018:190)

箇本书把把你。

ko³⁴ pun⁴² ɕy³⁴ pa⁴²⁻³³ pa⁴²⁻³³ ŋi.³⁴

‘这本书 (我) 给你。’

相反, 中国南部的方言很少会用 V-GEI 的形式:

绍兴柯桥话

送拔渠块布。

*son⁵⁵⁻³³=pe[?]⁵⁻³³ hi¹³¹⁻³³ khue⁵⁵⁻³³ pu⁵⁵

offer=give 3SG CLF cloth

(Attempted: ‘Give her some cloth.’) (Sheng 2021:260)

✓ 送渠块布。

son⁵⁵⁻³³ hi¹³¹⁻³³ khue⁵⁵⁻³³ pu⁵⁵

‘送她一块布。’

第四个论点：

- 最后，如前所述，源自给予动词的致使词缀在使用上比使用词缀更受限制。
- 因此，施用标记显然是从使用“给予”词缀来介绍接受者和受益人的双及物结构发展而来，而不是从任何致使用法发展而来。



PART V: 第五部分

结语

- 西北地区的致使与施用类并源于意志动词的受益施用标记延伸为非宾格动词(包括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的致使标记。
- 重新分析是通过一个过渡阶段实现的，在这个阶段中，**施用**标记与**歧价动词**或者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 verbs)一起使用，既可以理解为**受益施用**，也可以理解为**允让致使 (permissive causative)**，因为这些动词的被致使者具有施事性质 (agentive feature)。

- 而当动词为非宾格动词或者形容词时，动词的唯一论元的语义角色为受事，这使得允让致使 (permissive causation) 进一步发展为强制致使 (coercive causation)。
- 最重要的是，西北汉语的致使结构中的动词一般无法表达协同致使的语义，即不涉及致使者也参与到被致使事件中来的情况。

- 因此，如果将 Pardeshi 和 Shibatani 的假说应用于西北方言：协同致使 > 受益施用，它在语义上缺少说服力。
- 如下图所示，我们认为汉语中的施用标记并不是从**致使动词**演变而来，而是基于**双及物结构**发展出来的，该结构使用“**=给**”附缀来介引接受者或受益者。

‘给’ 附缀的语义分工

受益施用标记

动_{单及物}=kei

动_{双及物}=kei

允许性致使标记

动_[+非作格]=kei

动_[+歧价]=kei

强制性致使标记

动_{不及物}[+非宾格]=kei

形容词=kei

西北地区的**致使—施用**类并源于

意志动词的受益施用标记

Syncretism arises from benefactive applicative markers with volitional verbs

通过类推的过程 延伸为 >

（非宾格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的致使标记。

causative markers of (unaccusative) intransitive verbs and adjectives.

- 感谢高心怡(巴黎, EHESS) 对我自己的中文翻译进行了“重新翻译”, 并给了我很多有用的评论!
- 该演讲于 2022 年 1 月在巴黎语言协会的年会上首次发表。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 comments are very welcome.

謝謝!
敬請指教

REFERENCES

- Comrie, Bernard. 1981.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reissels, Denis. 2010. Benefactive applicative periphrases: a typological approach. In Fernano Zuniga & Seppo Kittilä (eds) *Benefactives and malefa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9-69.
- Djamouri, Redouane. 2015. Object positioning in Tangwang. In Cao Guangshun, Redouane Dajmouri & Alain Peyraube (eds.), *Language contact in North China: 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tudies*, 251-275
- Redouane Djamouri. Récit en tangwang glosé et annoté. 2022. .hal-03514315.
- Janhunen, Juha, Marja Peltomaa, Erika Sandman, and Xiawu Dongzhou (2008). *Wutun*. Lincom Europa.
- Kiyosawa, Kaori & Donna Gerdts. 2010. Benefactive and malefactive uses of Salish applicatives. In Fernando Zúñiga & Seppo Kittilä (eds) *Benefactives and malefa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47-184.
- McGregor, William. 1998.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Warrwa, in Anna Siewierska & Jae Jung Song (eds.), *Case, typology and grammar, in honor of Barry J. Blak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71-199.
- Payne, Thomas 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linsky, Maria. 2013.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Dryer, Matthew S. & Haspelmath, Martin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109>, Accessed on 2022-01-19.

Robbeets, Martine. 2013. Genealogically motivated grammaticalization. In M. Robbeets & H. Cuyckens (eds.): *Shared grammaticalization: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48 – 175.

Robbeets, Martine & Hubert Cuyckens (eds.). 2013. *Shared Grammaticalization: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tudies in Language Companion Series Vol. 132), XIV, 360 pp

Sandman, Erika. 2016. *A grammar of Wutun*.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Worl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沈明。2002。太原话的给字句。方言108-116。

Xiao Lin. 2019. *Le chinoise et l'iconicité de la syntaxe. L'iconicité de la séquence temporelle : du texte à l'Aktionsart*. Leuven – Paris : Peeters.

Xu Dan 徐丹 & Ran Qibin 冉启斌. 2019. *Gansu Dongxiang Tangwanghua 甘肃东乡唐汪话 (The Tangwang language of Dongxiang, Gansu)*. Beijing : Commercial Press.

Yang Yonglong. 2014.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duo gongneng ge biaoji 'ha'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多功能格标记“哈”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marker -ha in the Gangou dialect of Minhe, Qinghai). *Fangyan* 4.3:230-241.

Zhang Chengcai. 1987. *Xining fangyanzhi*. 西宁方言志 (A gazetteer of the Xining dialect). Xining: Qinghai Renmin Publishers.

ZHAO, Lüyuan 赵绿原. 2019.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zhishi jiegou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致使结构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Gangou dialect of Minhe, Qinghai). *Zhongguo Yuwen* 2.389: 215-230.

Zhu, Yongzhong, Ujjiyediin Chuluu, Keith Slater, & Kevin Stuart. 1997. Gangou Chinese Dialec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Strongly Altaicized Chinese Dialect and Its Mongolic Neighbor. *Anthropos* 92: 433-450.

Language contact issues

- Song Jinlan (1991) proposes that the extension in use of enclitic GEI in this area of Northwestern China is due to diffusion from surrounding Mongolic languages which also show similar uses of clause-final **give** verbs. This is taken up in Zhao (2021) on Gangou who claims similarly.
- In spite of this, given that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with VERB-GEI is attested in the period of Late Medieval Chinese 8th-9th c AD (Peyraube 1988), long before the main migrations en mass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of Han Chinese colonists moved into these areas of northwestern China to fortify them (Song 2003, Sandman 2016) , it appears to me to be a case of parallel drift (Sapir 1923) along the lines of canonical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for GIVE verbs.
- Nonetheless, it is certainly reinforced by similar constructions in Mongolic languages and follows Robbeets (2013) concept of shared grammaticalization , in this case a **grammaticalization cluster**.

Applicatives as pan-Sinitic?

From the angle of typology, the **VERB=gei**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is far from being a shared feature pan-Sinitic. It appears to be mainly a Northern Sinitic feature, and is clearly not available in some of the Wu dialects such as Shaoxing nor in Hong Kong Cantonese. These languages use the zero-marked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or SVCs: Verb IO DO

To take one example: the **VERB-GEI IO DO**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simply does not exist in the Keqiao dialect of Shaoxing Wu (see Sheng 2021: 259-263). The following example becomes grammatical, once =peʔ⁵⁵⁻³³ ‘give’ is omitted.

(16) Shaoxing Wu (Keqiao dialect) VERB-**GEI IO** DO L A N Z H O

*soŋ⁵⁵⁻³³=peʔ⁵⁵⁻³³ fi¹³¹⁻³³ k^hue⁵⁵⁻³³ pu⁵⁵

offer=give 3SG CLF cloth

(Attempted: ‘Give her some cloth.’) 送**拔**渠块布。(Sheng 2021:260)

> soŋ⁵⁵⁻³³ fi¹³¹⁻³³ k^hue⁵⁵⁻³³ pu⁵⁵ 送_渠块布

offer 3SG CLF cloth

青海刘屯中原官话

$vp^{21}vp^{55}$ p^{21} $m\epsilon^{55} = ki^{21}$.

娃娃 与格 买 = 施用标记

‘娃娃啊买给。’（给娃娃买上） (马梦玲2019: 255)

周屯话

ni kua $u\gamma$ ki ta .

你 郭啊_他 饿 给 哒。

‘让他饿。’

青海的甘沟话

Zhu 等(1997) 在提到一个甘沟故事时表明, 从结构上看, 它与土族语(Monguor)的译文非常整齐地, 甚至逐字地、按相同顺序地一一对应。

Ada,	zhi-ge	huar -ha,	wo-liar-ha	zhe- gei
爸爸	这一量	花-宾格	我们俩-与格	摘—施用
<i>Ada,</i>	<i>ni-ge</i>	<i>qijige-ni</i>	<i>da-ghula-du</i>	<i>chuangmu-gha</i>

“爸爸, 给我们两个摘一朵花。” (Zhu et al 1997 : 444)

土族语(蒙古语)中**gei**的对应形式= **gha**

甘沟话中**-gei**也能用作致使标记:

(iii) Discussion 讨论

- 在可选类型中，施用“操作”也可以服务于这些语言中的话语目的，以“将外围参与者移动到中心舞台”（‘move a peripheral participant into centre stage’），正如Payne（1997）所描述的那样。
- 在这些西北方言中甚至“给=给”这样的组合也存在，说明这些“给”附缀的形态化程度是惊人的。
- 这些方言中都描述了施用标记的致使用法：甘沟话、唐汪话、临夏话，周屯话和西宁话。

- 因此，对非宾格不及物动词 (unaccusative verbs) 进行强制致使解读，对任意配价类型的意志动词进行施用解读，其语义分工界限分明。
- 把意志动词解读为允许性致使 (permissive causatives) 则处于这两种解读之间，并不挑战这种基本划分，因为它们的含义各不相同。